

# 中印边界問題的真相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中印边界問題的真相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中印边界問題的真相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二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frac{1}{2}$ 毫米，印張1 $\frac{1}{4}$ ，字數22,000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號3072·236

定價 (5) 0.10元

## 目 录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決議… ( 1 )
- 周恩来总理1959年9月8日給尼赫魯总理的复信 ( 3 )
- 中印边界問題的真相 ( 10 )
- 中印边界問題資料 ( 18 )
- 附 录:
- 尼赫魯总理1959年3月22日給周恩来总理的信 ( 23 )
- 中印边界問題示意图 ( 27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決議

(1959年9月1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59年9月1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報告，并且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問題的立場、态度和方針。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問題。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維持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爭执，还可以通过談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協議，以保証边界的安宁，維持两国的友谊。这个立場和方針，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坚强意志和維持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最近时期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領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的反华运动表示遺憾，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并且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問題的友好談判。

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正在力图利用中印边界事件破坏中印两国的伟大友谊，力图改变印度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印度人民能够战胜他們的这种恶毒的阴谋，以便保卫印度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共

同利益。

中印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我们相信，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的努力，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必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相友好的愿望，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击破两国共同敌人的阴谋，使两国的伟大友谊得到巩固。

周恩来总理1959年9月8日

## 給尼赫魯总理的复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先生閣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我已經仔細地閱讀了閣下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从来信中我发现，在中印边界問題上，两国政府的立場有着基本的分歧。这使我有点惊異，同时也使我不得不用較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你的来信。

中印边界問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問題。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統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經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讓中国保留所謂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領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問題长期存在糾紛、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諒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問題。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

正式承認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更嚴重的是，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種種壓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來支持這種要求。這不能不使中國政府感到深切的遺憾。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印雙方應該考慮歷史的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根據五項原則，有準備有步驟地通過友好協商，全面解決兩國邊界問題。在此以前，作為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應該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而不以片面行動、更不應該使用武力改變這種狀況；對於一部分爭執，還可以通過談判達成局部性和臨時性的協議，以保證邊界的安寧，維護兩國的友誼。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給你的信中所表達的基本思想。中國政府仍然認為，這是我們兩國解決邊界問題所應該遵循的途徑。從1959年3月22日閣下來信看來，似乎你並不完全反對這一原則。

現在，我願意就閣下來信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並且結合最近中印邊境的形勢，進一步說明中國政府的立場。

一、我在1959年1月23日給閣下的信中曾經指出，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閣下在1959年3月22日的來信中對此表示不能同意，並且力圖證明中印邊界的絕大部分是由過去的印度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專門的國際協定所承認的。為了證明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我願意提供以下的事實：

(1) 關於中國的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拉達克接壤的一段邊界。

1842年，以中國的西藏地方當局為一方和克什米爾當局為另一方，的確訂立過一個和約。但是，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並沒有派人參加這個條約的簽訂，事後也沒有批准這個條約。而且這個條約也只是泛泛地提到拉達克和西藏將恪守各自的疆界，沒有具體規定和說明這段邊界的位置。顯然，不能用這個條約來證明雙方正式劃定了這段邊界，更不能據此要求中國政府接受印度政府



对这段边界的片面主张。至于1847年中国政府官员向英国代表表示这段边界是明确的，这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段边界有它自己的明确的看法，而并不能作为双方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证明。事实上，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同中国政府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今年8月28日，閣下在印度人民院也说过：“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由此可见，这段边界是始终没有划定的。但是，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由于历史的传统，确实存在着一条习惯线，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都是按照这条线标明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这个地图附在1854年出版的英国人亚历山大·克宁汉少校所著的“拉达克”一书之内），对这段边界的标法，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当接近。后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拉达克境内，这是既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双方历来行政管辖的实际情况的。

（2）关于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

从你的来信看出，你也同意这段边界是未经两国正式划定的。不仅如此，事实上双方对于这一地区许多地点的归属，历史上就有争执。例如在西藏札布兰宗西南的桑、葱莎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三、四十年以前逐渐为英国人所侵占，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几度同英国交涉，均无结果，成为历史悬案。

（3）关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

印度政府坚持这段边界是早已明确划定了的，所提出的根据音，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共同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我曾经多次向閣下说明，西姆拉会议是英国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步骤。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所谓内藏、外藏的界线和西

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綫。同你在来信中所說的相反，所謂麥克馬洪綫从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綫，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綫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約的附图之上的。所謂的麥克馬洪綫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認，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約，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沒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約上清楚地注明了的。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換文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內，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这条非法的界綫曾經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界綫表示不滿，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閣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綫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領土。这块領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九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領土、而且这块領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綫呢？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对不丹以东中印边界的画法，真实地反映了所謂麥克馬洪綫划出以前的传统边界的实际情况。1917年印度測量局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图和1929年大英百科全書的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印度軍隊也只是在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才大規模地向所謂麥克馬洪綫以南的地区推进。因此，所謂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說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閣下在来信中还提到中国和錫金的边界。这个問題象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样，并不屬於我們目前討論的范围。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說明，中国愿意同錫金和不丹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而且一向尊重它們同印度的正当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对中印边界的画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最初也同中国出版的地图大体一致。事实上，不是中国出版的地图，而是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后来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作了片面的修改。虽然如此，但是，由于中印两国还没有通过友好谈判和共同勘察划定边界，因此，中国并没有要求印度修改地图。1954年，我也曾根据同样的理由，向阁下说明，中国政府在目前修订旧的地图，是不适宜的。但是，印度国内却有一些人对中国出版的地图大肆喧嚷，企图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用不着说，这种做法是既不明智、又不足取的。

二、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鉴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中国严格遵守传统的习惯线，对于印军一再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中国政府始终以友好的态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分别地加以处理。例如对于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乌热的問題，中国政府力求同印度政府谈判解决，避免冲突。对于侵入中国新疆西南部地区和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中国边防部队在依照国际惯例解除他们的武装

以后，采取了說理的态度，要求他們离境，并且发还他們的武器。对于印軍先后侵占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薇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等地区，中国政府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总是进行彻底的詳細的調查，而不是立即激动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指責。这些措施証明，中国政府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中印友誼的。

尽管发生了上述的全部由于印軍越境而引起的边界事件，但是，直到今年年初为止，中印边界的气氛总的說来还是良好的。在大約两千公里全部未定的中印边界上，始終沒有发生軍事冲突事件，这个事实本身就有有力地証明，两国边界尙未划定以前，只要双方采取友好和合理的态度，在边境地区是可以保持和睦而不出现紧张局势的。

三、但是，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負責的原因，边境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軍隊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換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謂麦克馬洪綫，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現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綫，这条綫据說就是所謂麦克馬洪綫，但是，实际上在許多地方比所謂麦克馬洪綫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軍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則、兼則馬尼、塔馬頓等中国領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領空。尤其令人遺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軍，竟对驻扎在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軍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負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責，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

国边防部队在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說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許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論，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轟炸中国領土等更大規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認中印边界未經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軍事、外交和輿論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問題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須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損伤两国的友誼，使边界問題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

四、中印两国之間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貫認為，我們两国之間的一切分歧都必須、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閣下保証，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駐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了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騷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証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閣下是五項原則的創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誼作出过重要的貢獻，而且經常強調中印友誼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統地向閣下說明。我希望，閣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勢就会立刻和緩下来，籠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們感到寬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勢的人受到打击。

致亲切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9月8日于北京

## 中印边界問題的真相

195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国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写給印度尼赫魯总理的信发表以后，人們已經可以完全了解中印边界問題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真相了。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印边境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十年来所沒有发生过的令人遺憾的事件，那就是印度軍隊曾經在几个地方一再侵入或侵占了我国領土，其中有几个地区直到現在还被印度軍隊占領着。特別严重的是，在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我国領土的馬及墩地区的朗久地区，向我边防軍进行挑衅并且开火。我边防部队为了自卫，不得不予以还击。这是一次武装冲突事件。印度一再侵犯和侵占我国領土的事件，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极大的遺憾。为了維護我国的領土主权，为了維護中印两国的友誼，我国政府曾經一再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度方面提出抗議，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制止这种侵犯的行動，并退出一切非法侵占的我国領土。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得到印度方面的令人滿意的回答。尽管这样，中国还是以友誼为重，不曾就这些事件大肆宣传，表現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等待印度方面改变它的不友好的态度。

但是，正当我国采取克制态度和保持“沉默”的时候，在印度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印边境事件，大吵大鬧起来。那些曾經在今年春天利用中国西藏叛乱事件掀起反华浪潮的許多印度报帑和一部分政界人物，又一次登場了。仅仅8月29日到31日三天，德里的报帑就发表了近三十篇攻击中国的評論。在我国駐新德里的大使館以及在加尔各答、孟买的領事館門前，发生了嚣张的反华“示威”。有人造謠說，中国“侵犯”了

印度，“吞并了印度領土”；有人誹謗中国是“汉族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有人更加聳人听闻，说什么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国际战争”，甚至建議派飞机去轟炸中国領土……。总之，这一羣别有用心的人們存心要在中印两国之間制造紧张局势，存心要破坏中印两国的友誼。

我們曾經期待印度政府能够出来澄清这种混乱的局势；制止这种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种期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8月以来，尼赫魯总理曾經就有关中印关系的問題講过十几次話。他認為大家不該大惊小怪，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們讀到他的某些言論时，却不能不感到十分惊異。尼赫魯总理一再声称，中国军队“越过”了中印边境，“侵犯”了印度領土。8月31日他在联邦院的講話中还武断地說中国“侵入”了印度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且說“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他甚至还说，中国也“威胁”了不丹，“有些不丹人听到了这种威胁”。（9月1日，不丹首相多尔吉已經声明，不丹并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入。）如果說，尼赫魯总理在談到不丹的时候，也許是由于不了解情况而講了不适当的話，那么对于中印边境問題，就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了。尼赫魯总理不可能不了解中印边境的实际情况，但是他的某些言論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們尊敬尼赫魯先生，但是，無論如何，对于尼赫魯先生的这些言論，我們不能不認為是无助于混乱局势的澄清。实际上，这些言論除了助长那些想要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局势进而破坏中印友誼的活动，使中印两国边境問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以外，对于缓和中印边境的形势和維護中印友誼，是沒有任何益处的。

中印两国有約二千公里长的边界綫，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这是英国統治印度时期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而遗留下来的一个复杂的問題。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問題的基本立場，在周恩来总理9月8日給尼赫魯总理的复信中已經作了明确的申述。周恩来

总理說，中国政府不能象印度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承認过去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問題的根据。印度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中国政府更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遺憾。周恩来总理說，“中国政府一貫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項原則，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問題。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維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爭执，还可以通过談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協議，以保証边境的安宁，維持两国的友誼。”簡而言之，中国政府的態度是：（1）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問題；（2）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維持边界的久已存在的状况；（3）对于已发生的局部爭执，可以商談临时性的解决办法。这是合情合理的態度。我們看不出，印度方面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符合于中印两国共同利益的態度。但是，令人特別惋惜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在9月8日給尼赫魯总理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貫的立場之后，尼赫魯总理在9月10日的印度联邦院中，仍然对中国政府进行只能使中印友誼之敌称快而使一切关心中印友誼的人感到痛心的指責。

从已有的情况看来，印度方面对于中印边界問題抱有不同的立場。这特別表现在对于所謂麦克馬洪綫的問題上。尼赫魯总理認為，所謂麦克馬洪綫是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根据条約規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慣例和权利也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說，也是确定不移的”。他又說，根据麦克馬洪所划的边界，具有“充分权威性”。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印度政府是沒有否認过，所謂麦克馬洪綫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認。事实上，所謂麦克馬洪綫是英帝国主义过去对中国西藏地方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是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之外，由英国代表麦克馬洪和西



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以秘密換文的方式决定的，因此是非法的。而且，即便是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所簽訂的西姆拉条約的附图中，这条綫也只是表明中国内地和西藏之間的界綫，根本沒有說明过作为中国同印度的边界。西姆拉會議上沒有討論过中印边界問題。参加西姆拉會議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並沒有在地图上签字。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也沒有簽訂和批准西姆拉条約。以后的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无论是北洋軍閥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沒有承認西姆拉条約。至于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双方关于麦克馬洪綫的秘密換文，更是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認。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麦克馬洪綫表示不滿。在印度独立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曾經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綫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領土，而印度政府也在答复中表示希望达成“双方均愿接受的新协定”。可見，这条所謂麦克馬洪綫，完全是英国过去片面决定，企图强加于中国的。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权利”和“权威”，这难道不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么？其次，如果談到慣例，那么，根据麦克馬洪綫而划入印度版图的那一大片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属于我国的領土，而不是印度的領土。中国方面从来就坚决不承認这种非法的占領的。再次，所謂根据地理特征来确定什么地方應該属于哪个国家，这尤其是非常奇怪的原則。尼赫魯总理說，麦克馬洪綫“适巧有一个优点”，因为它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不錯，那儿有一道分水岭，然而它是在中国領土上的分水岭，而不在印度，也不是中印共有的。只是因为那儿有一道分水岭，就可以侵占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領土，把那个分水岭說成是中印国界，世界上难道有比这更站不住脚的論据嗎？

实际上，所謂麦克馬洪綫的权威、慣例、权利、地理优点等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但这里却发生了所謂“地图問題”。在印度的报章上和議會里，有人硬說中国的地图是“錯誤”的。但